金陵集

疏劄

四

金陵集卷之七目錄

金陵集卷之七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疏劄

辭弘文館副校理兼 奎章閣直閣疏

伏以臣唱第才數日耳旣奉 奎署之誥又承瀛館之命臣是何人誤辱寵恩驟叨榮華乃至此之極也夫人臣之受恩於君父者古今何限而豈有如臣者哉臣本才學俱蔑最居人下在於儕流無所稱道而惟 殿下追念先臣之故曲庇不肖之兒自居諸生眷遇特異推恩任子不絶祿仕文園之徵藁事光簡

策曲江之致侑感結泉塗誠以記舊之盛德施此曠古之殊典也臣之僥倖一第本非期望而引重之敎更提於昔年便蕃之錫至及於偏母戴花之遊未輟簪筆之班旋叨侈內廐之駿乘隨北園之鑾蹕格外張盖駕前宣樂都人士女莫不艶觀臣手擎紅紙口啣恩言歸詑臣母北望攢祝竊自期蹈赴湯火以效不報之報一切榮塗進取非心豈圖今日有此千不當萬不近之誤恩哉經幄之職雖亞於內閣　聖學之裨益義理之扶植專責於是職則其爲任亦不輕而重也恭惟我　殿下學越千聖道冠百王在廷具

僚無足當　聖意者誰敢以螢爝之照仰賛餘光而
禹工惜陰湯敬躋日卽帝王之盛節也切問近思雖
不係講筵之疎數心得躬行亦自有燕閒之認驗況
今遇物之誨貽謨之方惟在　殿下之示法則　殿
下之典學終始不以聖自居者顧不在於儒臣之得
其人乎嗚呼義理之湮塞且久矣一部明義無地可
讀而不共戴之讎賊所必誅之妖逆忍能無恙假息
於海島之上臣竊以爲睿智猶有所未周而　聖德
亦不免爲累公不可以勝私恩不可以掩義若循私
而祛公全恩而傷義中主之所不欲爲以　殿下之

明聖猶且不免未聞有北首爭死之人出於言議之地此盖如臣骫骳厠其間不能出一口氣然也臣竊惜之至若向來秋堂所坐至重不知猶罪知而不請究厥罪何居屛之遐荒以戒玩愒固王政之赫然而第念聲討不亟非黨逆也議讞不審非慢命也除非黨逆而慢命則枷械徽墨不可輕上於大夫伊日擧措行路皆驚而無人爲 殿下誦者職由論思之列未盡啓沃之責顧今 聖明在上樂聞忠讜有非叔季忌諱之時瀛館諸賢言論風裁又皆遠過臣甚而尚不克胥匡以正臣之惷愚百不猶人一朝居其職

那能盡其責哉況內閣之選極清華至難愼尤非與
王署比耳秘府圖書上應奎壁之躔　列朝文章遠
符河洛之傳規模則漢之石渠也制置則宋之龍圖
也故設閣凡十有七年應是選者僅三十人又況美
式之新頒庸賁昭代之聲軌剩使臣學足以標準流
俗才足以黼黻皇猷尚不敢効尤於蚷河取刺於鵜
梁臣固自知明矣少孤失學長益荒嬉經術昧需世
之方文章乏華國之譽今若憑藉先蔭忝恃寵靈厭
然若固有之則在臣身非不切切然喜也獨柰明月
之投夜何哉夫朝廷之有內閣所以澄九流範百司

而其任也非常之任也內閣之創新式所以駕三館
軒一世而其舉也非常之舉也非常之任豈宜以常
人居之非常之舉豈復以常例苟然哉古之人臣不
苟於居官宿德名儒如司馬光者於其所不能尚且
逡巡今臣之所不能者不但四六所難言者非止一
二臣豈敢飾辭例讓以自內於自外之罪乎恩山德
海天地莫量而綿才薄識涓埃靡酬與其一出而取
狼狽仰累　聖眷俯忝家聲孰若循牆於受命之初
以全微諒之爲愈哉絫銜在前株守難改玆敢瀝血
陳懇仰瀆崇嚴伏乞　聖上天地父母特賜矜憐幷

命汰免無使褊量貽濫器之灾淸選招濫竽之譏公
私不勝幸甚

辭承政院右副承旨仍陳所懷疏

伏以臣才踈識短百不猶人而過蒙恩造嘗備任使
之末觸事顚錯無往非罪乃於向日殿講 筵席體
貌何等至重而緣臣之不善周旋至有大僚之胥命
則臣之情地尤有所難安者矣薄罷未幾恩敍繼降
銀臺除旨又復聯翩臣以見職蒙譴屬耳臣何敢冒
沒承膺不思所以訟愆知改之道也哉 天牌儼臨
進身無路詣闕陳章略暴衷懇伏願 聖明亟賜遞

改以安私分焉臣方丐免不宜贅他而事在目下有
難泯默近日銓曹疏通之政何其太過也 聖世本
無棄物人亦不當終枳此是不可已之舉也而至於
今番疏通則多費辭敎於前席又下催促於政廳不
待公議而多以特旨點下不意 大聖人舉措若是
其過中失當也惟我 殿下學貫天人道越百王凡
於施爲政令之間大小巨細無不合理中道而常以
天地同大之德過加淵藪藏疾之量義理隄防或失
於太寬者有之臣竊憂之臣於昨日伏讀銓官疏批
有以夏禹疏瀹之功取譬者臣敢反復 聖旨請以

水喩可乎盖洪水逆行氾濫中國不得爲中國而人不得以爲人禹之所以行其所無事者亦惟曰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險阻旣遠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禹之功所以萬世永賴人與禽獸得以不雜處而中國夷狄內外截然者也噫噫丙丁以後亂逆層出履霜堅氷滔天燎原其禍有甚於洪水而今之時與禹之時又加遠矣治之雖猛而惟恐餘波之浸漫況 殿下不欲激而淸之乃反導之使入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耶然而玉署論思之臣臺閣匡救之地寥寥無一言之來此又

何故也　殿下以大舜捨己之量兼成湯弗咈之德
自　御極以來未嘗罪一言者其或不槪於　聖意
而亦皆曲賜批旨言雖不用而猶且優而假之使盡
其言甚盛德也而近或於義理隄防之所關設爲禁
令而懸之象魏人皆惴慄以言爲諱不但訑訑之色
拒人於千里而已今日俗習皆以無言爲幸以有言
爲懼此其憂有甚於疏通之失也言路之閉塞如此
竊恐三代自期之　聖心漸不如初而然也臣愚死
罪不能無憾於今此處分也仍念臣受國厚恩涓埃
莫報而所嘗耿耿而自執者義理而已隄防而已今

若貪榮冒寵揚揚翔翔而不自知恥則臣何足言其忝辱朝廷而玷先德何哉申乞察其愚而恕其妄亦不以人而廢言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因掌令鄭沂疏辭承政院右承旨疏

伏以臣方在摛院與修日錄際伏奉銀臺除旨臣當踽蹶趨承而第臣於日前掌令鄭沂之疏有不敢自安者沂疏備論今番歲抄時諸人等收敍事而侵斥該房趁不覆難幷論在院諸人含默之失臣於其時雖非該房適登 筵席分書判下則其所處義宜無異同況彼將臣厚被恩遇不念圖報之狀具著兩司

之論列纔被薄譴混入減秩刑政之失在所當言只緣臣之不善周旋依違退出旋又遞職不得更陳臺官執法之論顧何敢辭也召牌儼臨理宜承膺而情踪悚蹙末由冒據玆敢略入文字仰瀆黈纊之下伏乞 聖慈亟賜諒察俾許遞免焉

辭成均館大司成疏

伏以臣於蟄伏訟罪之中忽伏奉本月初一日 恩旨特蒙甄敘繼而有國子除命臣是何人薄勘未幾過蒙收錄會未終日又叨誤恩惝恍震惕誠不知措躬之所也噫君父之欲生成其臣子者必曰寵祿以

縻造化曲施而至其所不可冒之任乃量器而授不
可苟也臣子之欲酬報於君父者輒曰湯火皆赴生
死向前而於其所决難堪之職雖循牆而走未爲慢
也　殿下之於臣天地也父母也頂踵皆賜毫髮莫
報凡有任使固當趨走爲恭以塞一日之責豈敢飾
辭例讓強效夫人逡巡偃蹇之習而誠以僥濫之職
非臣所堪負乘之懼古戒炯然夫有官守者孰無其
事而若論其責任之緊重是職爲最周官國子之教
尚矣而竊惟有國之政莫先於太學培養人材以待
需用砥礪士風以植元氣夏禮冬詩申明庠序之制

月講日課式嚴考試之法使多士模楷而標準者皆
由是職而行焉歷考前輩之膺其選者苟非經行文
術素負士林之望則莫或居之雖今人材日下官方
漸壞不能比古昔之盛苟求踰於臣者何患無人而
乃以如臣之癡騃末學使之抗顔於皐比之席哉况
今 聖明右文爲治慨世俗之浮靡病文弊之支離
回今挽古之至意迈漓爲淳之盛德藹然屢形於絲
綸之間而臣嘗屢被恩責方思改圖尚恐迷方謂將
以臣激勵頹鈍豈合冒據以貽羞愧且臣年淺學蔑
冥升驟進謝去科臼亦且屬耳今之所謂遊學子弟

皆臣平日抗衡之儕流臣雖欲貪榮戀寵自處以師
儒之長其見輕藐勢所必至臣固不足恤其有累於
聖朝爲官擇人之政何哉臣之譾劣不堪之狀如上
所陳而亦恐小器易溢眇福招灾上以孤負 國恩
下以荒墜先訓前後所叨孰非華顯而顧今新除尤
不敢爲膺命之計者盖以踐履漸多憂畏逾切夙夜
怵惕如蹈淵氷臣豈容一毫文飾以自欺於 天地
父母之前也哉召牌儼臨趨承無路不避僭越冒瀆
血懇伏乞 聖慈俯垂憐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行鐫
免仍命選部勿復除擬使微諒得遂殘命獲延公私

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承政院左承旨疏

伏以臣昨伏見 傳敎下者以赦單覆逆事有諸承旨遞差之命而臣獨不與焉竊不勝愧悚之至今此赦單中一二凶賊情節之窮凶關係之至重卽擧國神人之所共憤也鬼誅雖已先及 王章不宜或貸而今乃一例擧論於遇慶疏放之典出納之地繳還爭難固其職耳只緣臣身縻閣啣不得隨參乃其所論寧有異同況臣於昨朝旣在院中則尤與仕進內閣有異而格例所拘未及周旋豈可以獨爲倖免泯

默自在乎玆敢略具短章仰暴衷懇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遞臣職名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成均館大司成疏

伏以臣性本庸闇百無一取而過蒙我 聖上庇覆拔擢之恩前後踐履罔非華顯嘗自以 上之所以待臣者莫非殊遇臣之所以事 上者亦不可以例讓故官職之來夷險不擇未敢逡巡效人去就臣之本心自來如此至於國子除命不但私分之難堪亦有情勢之難冒者而召牌屢臨承膺無路飭教踵下責諭備至臣不勝惶隕迫隘之至臣於是職名雖宿

跰而試且蔑效望旣不叶而義在必辭國子敎養之責尙矣無論半年課試瑕疵莫掩一日官守修擧無聞似此憒劣之狀人雖不言臣實自愧況於昨年冬抄啓文臣姜浚欽對策以國子新式後人望不厭有所備陳其言可謂切中時弊而反思自求有若專指臣身者然抄啓言議無異臺閣對策論列殆同章疏臣於此雖欲諉之以分義居先廉隅在後而自同無故揚揚冒出其不幾於無忌憚之罪乎噫世敎日渝士習不率雖使古之碩德名儒當此任而居此職猶將曰吾且末如之何矣而如臣眇末旣速人言豈合

冒據重貽譏議顧今歲色垂暮陞試積滯若復以臣之不出而使多士遲徊失望失其本業則其爲國體之苟艱又當如何哉玆敢隨牌詣闕悉暴衷懇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亟遞臣職仍治臣逋慢之罪俾朝綱肅而私分安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備邊司副提調疏

伏以臣學本昧方才非需世而遭值 聖明備員邇密亦且五六年所矣恩山德海毫無酬報榮塗要津迄不知止以至今者所叨新命實出於千萬物情之外臣於是自知其行將狼狽理必無幸而 聖上所

以愛惜臣身保全終始者豈容如是臣之前此踐歷
孰非華顯之不可冒承者猶以翰墨之場自爾少事
優遊之地可幸無罪仰頼庇覆之聖德俯竭趨走
之私義而至於籌司之任錢穀之所句管簿書之所
期會自有有司之事而舊制以三品官叅聞機務者
盖亦極選也顧今方域豐登邊鄙晏如雖幸無水旱
盜賊之憂而惟我殿下宵旰一念憂勤不懈二紀
如一日雖使練達廟謨曉暢世務者膺是命而居是
職猶懼不能承佐下風對揚德意之萬一况以臣之
最居人下全不識事者一朝委蛇於諸大夫之後使

之恊贊廟堂之務則其何以尊朝廷而示四方乎仍
念臣猥以先臣之故特蒙不世之遇踐履踰分榮寵
居右在臣道理豈不欲殫竭心力以答任使之盛意
而以其才之單踈也故常懷退步之念以其地之近
密也故恒勉斂迹之圖寤寐食息頻然憂懼惟以稍
遠機要漸謝華膴庶幾爲不報之報斷斷此心 聖
鑑似已俯燭而夫何僥濫之職兠攬不已犯明哲之
訓而冒負乘之戒區區本心曷嘗至此夫聖主之任
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責其所不能故上無遺令而
下無棄材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

不任故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瘝曠之罪顧臣眇末標望甚淺不待譏議自知甚明其何敢冒竊不敢當之重任以速自己之顛沛而重傷朝廷綜核之政也哉左右思量承膺無路玆敢略暴衷懇仰瀆崇嚴伏乞聖慈察臣至懇憐臣苦情亟遞臣備局副提舉之任使名器毋玷而微諒得伸焉臣無任屛營祈祝之至

因臺諫風聞論事誤捧現告陳事實仍辭副提調疏

伏以昨日因諫臣之論斥備堂有捧現告勘罷之命

而臣亦入其中矣臣於是竊不勝瞿然慙愧之至諫臣疏語中數條論列皆是搢紳羞恥之目而當初現告旣不請査又未照檢只憑座目計其仕日多寡有所去就而臣亦不免苟使臣平日言行無愧古人修之於內而見之於外者足乎己而信乎人則豈有是理此臣所以尤有所難安者也夫非禮勿言動中規度玉與琴瑟不去於身古之君子節謹其行之道也非公事不言惟簿版是謹卯而入申而出今之士大夫勤於職事者之宜也顧今 聖上垂拱百度惟貞廟堂期會卽不過按例舉行而別無四方簿牒之稟

奏判署者則或於籌司之坐語及燕私間以談笑上
之有媿於節謹之行下之有遠於非公不言之義以
此見誚誰有得免而今者諫臣之言只憑傳聞不存
區別使清朝濟濟之卿大夫舉皆不安於廟堂之上
臣竊惜之臺閣與廟堂相可否宰相有失則諫官固
當言之而宰相亦有互相規箴之義設令宰相中眞
有是失則同坐一席者豈無一人出而規正乎臣於
飭教之後連爲赴坐苟有是事豈不覩聞乎已求入
不至此甚臺諫之許以風聞論事古之美制也言者
之意必以有聞無隱之義得於傳說登諸章奏欲其

有者改之無者加勉也然人必求乎無過而言不期於相勝若使風傳爽誤則此誠朝廷之幸而爲諫官者亦當恐其事之或實不當以其言之不用爲愧也大抵此事關係不輕上以傷廟堂之事體下以累士夫之廉防苟有所懷不敢不陳臣之望實不稱才具不堪之狀自知公私之債敗而迫於嚴命黽勉承膺行將半年矣况今名入現告之後則因仍行公尤非可論伏乞　聖明亟遞臣有司之任以安賤分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成均館大司成䟽

伏以臣於本月十七日祇奉除旨以臣復授爲成均館大司成者臣聞命惝怳不知措躬之所也臣之濫叨是職前後凡五遭矣間嘗束帶赴館謁先師而接諸生矣又嘗不揆陋拙考試行有司之事矣人或謂之宿趼臣亦處之恬如而盖此任本非人人可授亦不宜以曾所經歷任其蔑效而屢授之者名器旣重官方亦然嚮之膺是選而稱是職者自有其人矣其大者固已勵學官端教條長育成就 祖宗右文之世號稱多士而其小者亦能標式科體振厲文風一時詩賦之作有可述焉顧今人材雖曰渺然苟求踰

臣何患無人而乃以如臣之空疎蔑學者始旣濫通
終又苟充有若無此人則無可居此席者然前所叨
塵猶可付之趨走視若固有不幾近於放倒不特此
也今之此任復有難於前日之此任者間者庠製出
榜臺論峻發至斥以榜眼未出物議先定陞庠科製
其法美矣行之已久弊隨以生士之奔競者日益衆
而臣亦以末學俗士拔身場屋規模眼目未有以素
服多士則其何以自信公心不恤嚣說以洽一世之
公議也耶且自國子新式之後一二彈駁終始不已
往年有對策之譏今年有臺臣之斥一則曰人望不

叶一則曰師儒望輕其所爲言雖無指目槩其物議
可知紛紜而若言其輕且不叶則臣必居之以此以
彼其不合冒膺決矣臣豈敢徒畏義分任他廉隅重
犯無忌憚之罪乎且記秋間適叨見職猥陳區區情
懇而特蒙　天地父母體諒之恩矣顧今課試積滯
促教屢下而臣之母病當寒苦劇昔疾未愈新感復
添長在牀第藥餌爲命臣若多日離捨則人子私情
寧不切悶玆敢幷入文字仰首嗚呼於仁覆孝理之
下伏乞　聖慈察其跡之難安矜其情之至切俾許
遞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新資疏

伏以朝廷之任人常取其望實而務叶物議人臣之事君必量其才器而不苟進取况負乘之致寇歷古今而如埶頃侍淸燕屢承聖語今玆煩瀆亮非虛飾夫貳卿之秩古所稱命德之器也苟非有踐歷績庸洽然爲搢紳推重者則一或僥濫鮮不玷辱臣才踈學蔑而徒藉父祖之蔭庇根孤植弱而猥荷聖明之恩遇淸官美職節次推遷無寸勞之可紀但好爵之自爲雖其名器會無自求在於物理寧有不危今我殿下追述成廟之孝思適當舊甲祇謁

仙寢此實曠古之盛禮而如臣不肖偶叨該房奉以
周旋於香祝樽俎之間者已爲近列之至榮安有賞
典之可論而不料今日誤恩偏加莫效時日之勞遽
叨卿月之班此於 聖朝愛嚬笑之政又何如哉仍
念臣猥以蒙騃之賤品早遘聲明之盛際拔自諸生
置之邇班優其榮寵則常視以家人牖其愚迷而俾
免於大過自顧無狀雖涓埃之未報盖其所蒙比天
地而莫量謂宜殫竭奔走以自附於有進無退之義
而無奈駑鈍之質既試蔑效蟲篆之技多浮少實雖
在百執事之末猶患不能稱塞而對揚每奉自天之

隕常切集木之懼豈將臨淵之戒更犯濫竽之譏乎
噫福過則灾生天道之當然官盛者謗至人情之所
忌今臣至懇可質神明 天地父母豈不諒察玆敢
冒入文字略暴衷悃伏乞 聖慈亟收臣新授資秩
使公器重而私分安焉臣無任屛營祈祝之至

辭江原道觀察使疏

伏以臣學未通方材非需世虫篆之技只是簡編之
窺斑駑鈍之步有非鞭策之入率薄試湖嶺之下邑
曾無製錦之譽纔從翰墨之邇班忽侈帶金之榮自
顧文質之無當恒切負乘之深懼今玆東皐新命又

何爲而至哉臣於是職不但材力之所不堪亦有情勢之決難冒者有此辭懇誠非例飾夫國家之分置八路以爲藩屛之職者盖倣於周之方伯漢之良二千石而觀察承流之責有時乎外重於內關東雖稱閒僻少事之地而郡邑之所統轄兵民之所委寄亦自有一方之任此豈如臣一書生所可承當者哉顧臣情理之切悶聖明之所俯燭而今幸有便養之路矣若臣疢疾之漸痼同朝之所共憫而又幸有調治之道矣況官至刺史昔賢所榮養以一路人子至願臣每讀古人事君親長短之語未嘗不流涕而

廢卷寤寐所自料者欲得一安閒郡縣以其廩祿之
餘粗備甘膬之供及今西日之未頹獲遂烏鳥之私
情則臣之情願永畢於斯而誠以跡忝邇列未敢言
私商量已久遲徊至今何幸 上天之仁自有未言
而格特假一日之養俾遂平生之願苟使臣威信足
以彈壓列邑名望足以澄淸一路則臣固當銜恩樂
赴之不暇豈欲效近日按藩者一疏故事而然哉只
緣臣優遊閒局坐竊淸華未嘗試之簿書訟獄之場
故朝廷猶未察其醜拙畢露然誠不敢以一身之私
虛辱寵命以誤重寄而且本道近年以來凋弊最甚

海瘼雖云釐正而惠有未究蔘貢連許蠲免而弊猶自在雞鳴狗吠之盜雖無夜警之憂烏居鴈聚之民每値歲荒則散閒營久爲弊局小治無異大處前後任此者輒稱其難臣若以旌節軒駟赫然爲一時之榮耀而及至僨事負國之後雖萬被誅罰尚何所贖哉上所稱情勢之難冒者亦有其說頃年堂疏以後原任直閣金勉柱嘗叨藩任特蒙體諒之恩矣臣之處地與勉柱無所異同顧何可一遞一赴以傷廉隅也哉玆敢冒陳肝膈之懇仰瀆聰聽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以安私分焉臣無任屛營祈祝之至

因元有朋供辭自劾疏

伏以臣姿本庸陋才又劣下尋常百執事之任猶懼不能對揚其萬一况藩臬重寄固無論大小閒劇亦自有一方之責其所僨誤自知無幸而猥荷聖度天大隨處曲庇一事二事無往非辜而嚴譴纔速恩恕隨降中夜以思自不覺感淚之被面而惶汗之浹背也乃者又因元有朋查事以致囚供葛藤援引有人在臣私義亦何敢泯默已乎盖此查事始因黃姓人之上言依判下舉行者而有朋所犯關係甚重臣固當嚴加推覈趁卽修啓而適値行部之未還以致

時日之遲延疎虞慢忽不善周思之罪臣固有之而
至於元在明抵書云云眞所謂有其事而無其實者
在明於臣至親也平居未嘗數數有書而忽於今十
九日後自京抵書於臣錄送有朋所托而其書辭意
則不過曰從公行查俾得無事云云盖出於顔私之
所拘而訟理之未悉然而查事未出場之前事體不
當往復故迄今屢朔留其書不答中間事實如此而
已所惡乎書囑者以其有聽言之實也臣之查啓初
無一分顧藉之語而書到數日旋因飭教卽爲封啓
日子俱在雖欲受其干囑得乎此必出於罪囚惶㤼

中亂招而　聖鑑業已俯燭臣何足費辭多辨也第臣所處之職則古所稱澄清一路私行折簡一切不受之地也今以私書一事名登囚供則將以何顏復對長吏彈壓列邑乎嫌疑之際不可以自已之無私有所自解而由前由後溺職僨事之罪合被大何伏乞　聖明亟命遞臣藩任仍令攸司重勘臣罪以爲奉職無狀者之戒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弘文館副提學疏 因大臣　筵奏 仍藩任未上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四日祇奉承政院成貼有旨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又於二十五日因　經筵草記

以入番事緊有乘馹上來之命自外召還華啣復侈
恩旨絡續榮動下土撫心兢慙莫知報稱臣猥以庸
陋之姿誤蒙眷顧待罪侍從依近日月之光呴濡雨
露之澤恩重丘山報蔑涓埃而近又特假外藩俾許
養親頂踵毛髮皆歸 聖化之陶匀呼吸餔啜莫非
孝理之推及花甎舊步雖勞中夜之寃夢榮途進身
益存平日之微懼擬於觧符之後即上乞暇之章瞻
近觚稜時伸起居專意甘瀡以送餘年至情所在更
無餘願豈意誤恩又出望外夫玉署之長自是學士
之極選亦係儒者之至榮地望所推掄簡尤難苟非

以清名雅望之重洽然有宏儒碩士之稱者莫或居
之而 本朝館制副提學倣古直學士之啣比侍讀
檢討之職選法最嚴故得其人則或一歲二三通而
不得其人則雖至十年留寀未爲不可蓋亦寓官不
備而惟人之意也臣竊見近年以來恩濫官冗甚至
論思啓沃之班笙鏞黼黻之任間以流品俗吏處之
而或用爲國子銓曹之階梯地閥履歷之相尚而經
術文章之士反在其後爲 殿下經幄顧問之臣者
鹵莽如此豈不可惜也哉臣學本章句才乏經綸螢
爝之照豈可補於大明駑駘之步莫宜先於羣駿而

徒以先故之紀錄過蒙 聖明之恩遇寸功尺勞都無可記淸官峻秩不待自至鵜梁久已貽譏蚊山未足喩重踈才綿力非不自知甚明深恩洪渥誓欲一報而退荏苒至十年之久恩愈重而報愈蔑學益荒而官益盛臣之初心雖不至此有時追惟愧汗沾背臣豈敢以一毫例讓之辭以自欺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先正臣文純公李滉之言曰人臣之義每以趨走爲恭而不當進而進進爲不恭螻蟻小臣邈遠天陛歲且近周矣一覲耿光之心寤寐彌切而誠以趨走之爲恭或近於進爲不恭以是徊徨不敢前進臣

情到此其亦慽矣欲乞 聖慈諒臣悃愊特垂仁惻
亟遞新授職名以重名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
任屛營祈懇之至

國哀後乞歸疏

伏以上天降割臣民無祿惟我 大行大王奄棄羣
臣悲慟寃號八域維均公除已過秋序將半我 殿
下出天之孝撫時之慟何以堪居臣適叨外藩遽聞
罔極之報於生在地上之前血泣心崩神喪肝裂穹
壤茫茫籲寃無階嗚呼天乎此何人斯仍念臣宜死
不死冥然苟活於焉之頃已易三箇月矣非不知即

時陳懇上還符節以自效於朝夕哭擗之列而胷臆
結轖哀不能文兼以濱死之病實無轉動之勢哀苦
痛毒之辭尚不得仰惐於深墨嚴廬之中而至於天
理人情之所不忍有不可終始泯默者則玆不得不
仰首嗚呼焉惟我　先大王以不世出之姿奮大有
爲之志　臨御二十五年之間盛德大業史不勝書
深仁厚澤浹人肌髓　昇遐之日內自朝廷外至深
山窮谷莫不奔走號哭舉有吾其柰何之痛堯民如
喪之悲周人不忘之思將與天地無窮期而如臣不
肖曾叨近密罔極之恩特達之知憑依日月偏蒙雨

露家人父子之禮追念先故朝夕左右之列親炙
聖德年前之特假近藩專爲微臣便養之地而辭陛
之日 恩教鄭重臣亦感激恩私只信古人事君日
長之語而烏鳥之誠已遂犬馬之戀愈切擬待秋成
默計歸日豈料周歲之間未遂反面之願遽抱崩天
之慟永作沒身之恨耶方岳之臣自有職守會葬之
禮近所不許則臣豈敢自異於人而至苦之情理非
比疎遠 聖上想必照察閒藩之去就有異大處朝
廷自當矜諒 仙馭已遠龍髯莫攀於隻手玄隧漸
近蟻蓐無賴於百身而又不能進詣京闕之下躬效

終天之辭則不惟臣他日難瞑之恨仰念疇昔視遇之眷得無盡然而悲之也精爽惝怳若將往侍平日想像㒚有召還臣非木石胡寧忍兹抑臣又有私情之萬萬切悶者臣之老母年迫七耋常時筋力凛凛可悶而又於春間久經危症至今六七朔之間眞元大脫轉動須人乘此秋凉方欲就醫京城今又束裝治送區區情理萬無一日相離之勢而臣又重病之餘雜症閪發廢却公務不省人事已至多月奉審行部之役實無及期自力之望似此情懇臣不以謁之於仁覆孝理之下而將誰訴耶伏乞 天地父母察

臣公私情理之兩切特許遞免俾得一哭於 玄宮之前少洩此弸中塡臆之慟則臣雖卽日退塡溝壑更無所恨矣臨紙隕涕不知所云臣無任悲號祈懇之至

辭弘文館副提學疏

伏以日月迅邁 孝元殿虞卒已過 世室預定布告之禮不日將行仰惟 聖孝皇皇益復罔極無狀賤臣迄今不死每於邇密之班仰聆哭泣之哀寸腸如割寧欲無知嗚呼天乎此何人斯仍念臣至痛在心無復有意於人世而誠以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

義爲今日畢效之地故忍淚遲徊無死須臾而若其
榮塗一步復豈夢想之攸及哉玉署之職皆是學士
之極選而至於長席尤重掄簡苟非以淸名雅望之
重洽然有宏儒碩士之稱者莫或居之臣學本章句
才乏需用頃侍 先朝經幄徒辱隆眷終無報稱至
今思惟悲悚交切忽於玆際過蒙記簪之恩復厠橫
經之列苟使臣言語學術足以當此則乃於今日何
忍過辭況今 殿下沖年嗣服悠悠萬事專在於講
學一事而日前大臣請行館錄夫揀經術文章之士
置論思啓沃之班者選法之嚴自古已然而顧玆新

化之初所以裨益而責成之者亶係於圈錄之得人與不得人以臣鑑識之不明聞見之未周其何以遽然承當自取狼狽一已之私縱不足恤玷累名器豈細故也哉且臣曾於館職一再行公而伊後以其時圈錄之有人言屢叨除命幷卽辭免長官之重尢與他員自別則辭卑居尊之嫌豈有前後之異也欲望聖慈諒臣至懇亟遞臣新授職名以安私分仍命選部回授可堪之人俾完圈事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奎章閣直提學疏

伏以臣方以館官圈點來會弘文館忽奉敎旨除臣
奎章閣直提學自知蔑劣難望稱塞而牙牌體重法
難遠傲謹已詣恊陽門外謝恩受誥嗚呼臣之庸陋
當　先王右文之治待罪邇列濫蒙殊遇凡於辭命
編次之役無一言之不聞無一事之不與而今於十
年之後復入內閣　仙馭已遠蟻蓐不得遂而龍髯
莫可攀矣臣追思昔日之際遇不覺淸淚之汍瀾也
臣竊見　先王有大有爲之志卽位之初屛遠宦官
宮妾而與賢士大夫講論啓沃或至宮燭見跋而樂
此不疲也盖內閣之設置豈亶然哉圖書應奎壁之

躔訓謨符河洛之傳規模制作將以與堯舜三代之
禮樂臣等雖不肖無狀不能承　聖志之萬一而與
受特達之知亦已久矣况今　聖上嗣位　太母垂
簾至化洋溢如復見　先王盛際其所以闡揚繼述
者宜莫如修明內閣之故事也如臣之已試蔑效者
何可堪承於一初之政乎謹按先宋故事眞宗時置
龍圖閣藏太宗御書御集舉杜鎬爲直學士仁宗時
置天章閣藏眞宗御書御集舉王摯爲直學士英宗
時置寶文閣藏仁宗御書御集舉呂公著爲直學士
今之直提學卽古之直學士也臣之賢不及杜鎬王

摯呂公著而首膺是命玷汙榮選豈不有欠於書所
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之義也玆陳誠懇冒瀆 宸嚴
伏願 殿下特垂鑑諒亟許遞免以重公器以安私
分焉

政院自劾仍陳戒 君德劄子

伏以臣等之今日去就誠亦迫且阨矣欲進則同罪
俾免義在必伸欲退則飭教荐降分難終遠徊徨闕
外達宵耿耿竊不勝其憂愛恧蹙之忱噫臣等昨日
之疏雖臨急草卒寂寥數行顧其言則竊自附於明
義理敦廉防而未承一字之批遽有還給之命得不

慊於 大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盛德而至於遠牌傳
旨勿捧之敎尤恐有乖於中庸體羣臣之義臣等若
以事關自己囁嚅不言則其於趨走爲恭之禮誠得
矣豈所以有懷無隱上下相孚之道乎方當一初之
政四方拭目如復見 先王盛際政宜闡揚義理體
昔日投遺之志事淬礪廉節爲一世鼓動其精神言
有可否而包涵於淵藪之量事無大小而從容於繩
墨之中不使有纖毫過中之擧而今此處分不能無
憾於天地之大臣等固不足言若或因此而啓他日
輕士拒諫之漸則臣等於是雖萬被誅罰尚何贖哉

玆敢不避煩瀆冒死申籲伏乞　聖明亟賜郵罰以
彰臣等之罪繼自今深留　聖意懋昭新化以副臣
民蘄向之情千萬顒祝臣等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禮曹叅判疏

伏以臣得見吏曹移牒今番朔奠　親行時贊禮因
長堂之有故以臣承實者臣固當蹈蹶趨承之不暇
而臣之目下病狀十分危篤將無以周旋樽俎之間
瞻望齋明之儀情禮俱缺秪益哀隕臣於七八日前
觸冒風寒仍成似感似瘧之症水火交攻不能貼身
粥飯近前輒先嘔逆匙箸起動皆須人一時之病

何至如此而盖緣臣受氣自來虛弱又經今夏暑熱多有不戒於風濕之處源委旣深有以致此顧今症形萬無自力將事之望似此憫迫之情臣不以謁之於閔覆之下而將誰訴耶茲敢收拾神精仰首鳴呼伏乞 聖慈諒臣實病之如此亟命許解本職俾重祀典仍治臣瀆擾之罪以肅朝綱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頃上辭本猥陳狗馬賤疾獲蒙 聖慈矜諒許解本職感祝恩造與天無極今茲銀臺職名如有

一分可强之勢豈敢復爲瀆擾之計且當逆變無前
大小奔遑之時輿疾沫飲之義臣豈或後於人而顧
今病狀似瘧非瘧寒熱交攻膈痰凝滯嘔吐頭痛日
加時增眞元隨以大脫藥餌終無見效房闥之內不
能起動似此症形實無時月內出而供職之望伏乞
聖慈諒臣實病之如此特命許觧本職俾臣安意調
治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焉臣於丐免之疏豈
宜贅及他說而昨日旣不得隨叅於院議賓啓憂憤
弸中達宵耿耿敢此附陳焉噫嘻今玆逆變實前古
所未有之事也鞫情嚴秘雖未得其詳而觀於賓啓

措語其爲驚心當復如何哉然而天下事有本有末彼諸囚即不過噍矢也倀鬼也不打破窩窟根柢而欲其亂本之掃袪此何異於治水而不治其源除草而不除其根也哉尹行恁之千罪萬惡臣於前後筵席論列甚悉矣行恁賦性本自傾邪行已極其鄙賤東西跳踉左右瞬目造作謊說甚間儕流變幻義理竊弄威柄狐狸之情狀腸肚既連蛇蚓之糾結首尾互應雖以天地之德欲施好生其柰國人之情皆曰可殺且其平生伎倆閃忽難測今若姑息假貸則將來搢紳之禍豈有其極一言而蔽之曰治其本而

已伏乞　聖明穆然深思仰稟　東朝亟從大臣諸
臣之請焉臣氣息昏短倩人搆本草草數語不能盡
憤惋之萬一尤無任崩迫隕越之至

辭成均館大司成疏

伏以維天維　祖宗默祐陰隲　聖候快復天和臣
民欣忭曷有其極臣之不肖適忝嘗藥之任獲覩無
疆之休混被罔功之賞慶喜之忱有倍他人而惶恧
之私至今靡已仍念臣於兼帶國子之任舊有情勢
屢控辭懇而旣遞旋叨叨輒支離求解𢽬出之際動
煩上下酬應臣心之悶隘姑捨無論國體之苟簡寧

容如此日昨在院之時獲奉除旨不得不出肅 恩
命而俄聞老母病報坐待呼申蒼黃出見老人元氣
當此日候之不適比視常日落下數層而觸寒挾感
委席呻楚食飲全廢動作須人實無時日內蘇完之
望人子情私理難離捨供職而見今歲色垂窮陞試
未畢者十居七八緣臣蹲冒終致國試之愆期此亦
有欠於初政淬勵百職畢舉之義而其爲公私之狼
狽當復如何哉雖以 朝家用人之道言之近日以
來新通諸人不患不足其人皆有儒學材望踰臣遠
甚而未曾多試鑑識此爲可惜頗聞多士亦以是拭

目企待此專由於己試朽鈍者之爲可厭而思得新
有司冀幸其萬一之丕變也此亦物議所在臣豈敢
强拂而冒據以貽一時之譏笑玆不得不略入文字
仰暴衷懇欲乞 聖慈俯垂鑑諒回授可堪之人俾
使課試毋愆臣亦得以安意救護千萬至祝臣之本
職自是夙夜之任而例兼藥院亦不可多日懸頉又
此仰訴於孝理仁覆之下幷賜遞免仍行威罰以治
臣瀆擾之罪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弘文館副提學疏

伏以臣於館職前後除拜不知其幾每以情勢之不

可冒據上陳辭懇而其或疾病危苦據實呼號得蒙
體諒之恩者亦且屢矣頃者大臣以 經筵事緊請
行館錄未及完圈而適於玆際又叨見職言病則涉
於例讓引義則便不新奇有不敢陳達而至於本館
故事决不容緣臣破壞勢將一陳於 聰聽之下俾
免公私之狼狽盖臣之一番行圈固出於不得已而
朝廷忠厚幸免物議之沸騰此所謂俸之不可長恃
者也按館誌新錄一會後長官即呈辭單如銓官之
過大政呈辭而銓官或遞或否至於館規則必遞乃
已一圈之後不得再當此乃會圈事體非比尋常政

注一圈猶可逡巡而旣圈之後雖三年五年無非靜
竢司直之日故 上之不欲督迫與下之不敢承膺
非爲其人也所以重其選也 肅廟朝有一副學再
行館錄被人彈劾而其後百餘年無此例焉夫行之
已久者謂之故事故事云者小而言之則故事也大
而言之則或爲著令也或爲典章也顧今朝綱日卑
莫可救藥者皆由於著令之不遵而典章之漸壞然
而原其本則始之不謹於小而以至著令典章之次
第掃地也 列聖朝以來每惓惓於故事之遵守而
惟恐其或忽者誠有見於此矣今臣之不可復當上

而都堂之公卿知之下而一館之吏隷知之除命之下或以臣之在所不當爲賀者或以臣之昧例冒出爲慮者此一世公議之所在臣雖欲放倒廉隅出而復當其柰拂公議壞故事何哉今臣一出則士大夫名器由此而益輕更無餘地顧臣今日道理惟有一遞庶幾爲存館規重館選之道更何言哉更何言哉伏乞 聖上諒此至懇亟命遞改臣職俾成命無滯如臣所言出於一毫避事則亦令有司嚴行勘罪以警具僚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慶尙道觀察使疏

伏以方今國家內有 聖明憂勤之治而外無綢繆
可恃之備憂虞之形無智愚皆知而議者每以得人
而任職久任而責成謂之致治良法而至於監司守
令之能否尤係民國之得失此若不得其人則不可
爲矣此誠深識治體之論而頃者大臣儒臣 筵奏
疏論每以此惓惓爲保民之第一件事自 上亦賜
允可而施行臣亦屢聽於 筵席然而說時易而做
時難古今之通患故臣之區區政以此爲慮矣今此
嶺臬新命又何爲而及於臣身哉夫嶺南 國家根
本之地也財賦之繁重簿書之煩劇民人卒乘之殷

盛甲於諸路素稱大處難治而加以近日以來逆獄頻起羣醜就誅鄒魯絃誦之鄉乃有前古所無之變按覈復命人心甫定此時此任尤所難愼苟非剛明足以制事恩信足以及人列邑素憚其威望一路咸服其雅量者則上無以宣揚仁化下無以鎭壓物情其流將至於國受其病而民受其害此豈細故也臣立朝居官材無可稱優游翰墨之場散漫自居周旋近密之地庇覆是賴年前之暫假閒藩實出 先朝孝理之推而非謂臣之才具足任一方之事則今以七十餘州府郡縣付之於空疎一書生而謂之得人

責成則此豈一初綜核之政也哉於是乎　朝家有
倣不似說之失以臣言之則平日過計之慮適足以
臣身當之也臣雖無狀豈敢爲此朱子嘗於孝宗之
世數上封事備論聖學與討復之事而要其歸則無
一不以長吏之得人爲言誠以朝廷者監司守令之
本而民生之疾苦又係於監司守令故也此實深造
不易之論而後世人主之所當法者也未知廟堂何
所取臣　聖明何所知臣而乃有此千萬不近似之
誤恩也臣自聞除命驚怪錯愕意謂言路稍有公論
則必不容貸賤臣以誤重寄縮伏多日恭俟物議尚

未聞有駁正臣於此不得不披瀝衷懇冒昧自陳伏
望 殿下諒臣言之非出例讓亟命收還新授職名
以幸國事以安微分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繡衣復 命後因尚州查事自引疏

伏以臣知識庸闇踐歷疎淺冒叨重寄亦且屢朔矣
畢竟僨誤不待智者而知之果然繡衣之復命適與
本道殿最同時登聞而其所黜陟多有相左以致
慈教屢勤而其後大僚之胥命因此一事則臣於是
滿心慙悚無地自容而特以本事之姑未出場不敢
遽爲自引之計矣卽伏見金吾啓目之判下者道內

諸倅所犯諸條有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之教就
其中尚州前牧使李潞秀查事臣有所不可冒當者
臣於今春夏等褒貶置潞秀於上考而繡衣則封庫
而黜之若論其相左之失此爲最甚 朝家綜核之
政惟當視其犯科之虛實以定其考績之明與不明
如使潞秀之罪眞如繡啓論列不得自脫則臣自有
黜陟不審之失當先潞秀而受罪然則潞秀之有罪
無罪實有關於殿最繡啓之立落今茲查事臣何敢
當夫生民之苦樂專係於守令之臧否而守令之黜
陟又在於道臣之殿最如使繡衣得其眞的則道臣

之不能真的自在其中簿書期會之末猶可以必真必的況殿最之莫嚴者乎臣威不足以彈壓列邑明不足以彰癉長吏以致黜陟褒貶之不得其方　聖朝寬大雖無郵罰在臣私義顧何敢一邊以此事竢勘一邊以此事行查恬不爲自陳之道乎玆敢披瀝衷懇仰瀆黈纊之下伏乞　聖明亟寢令本道行查之命以重公體以安私分仍命攸司議臣之罪嚴行勘斷以爲人臣不職者之戒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因慶州前府尹李尙度供辭自引疏

伏以禮成　祔廟誠展祇謁冊寶繼進　慈徽丕闡
慨廓之　聖孝旣伸頌祝之羣情采切臣自近列出
在嶺外逢今之慶撫古益愴臣於月前猥上辭本敢
陳查事之不宜冒當而及承　聖批誨飭諄複至諭
以公私之分臣於是有不敢以區區處義復有陳列
冒昧行查纔已修啓而若其溺職之失到今出場之
日尤無自解之道慙悚之極惟譴何是竢忽伏見廟
堂草記之出於朝紙者始知因供反詈侵詬備至雖
其命意悉於伸辨至於遣辭太不審愼橫逆之來固
當無卞而自處之道不容泯默略舉事實有此　上

聞瀆擾之罪益無所逃矣大抵李尚度之所犯諸條
繡啓臚列極其狼藉今若直論以贓汙之律則臣亦
以爲過矣而襲謬不察之罪諸般鄙瑣之目證案具
在豈盡爽誤若其還政之不能如法賑資之多數立
本吏鄉所供亦皆有據雖以此囚自爲之辭不能盡
處於淸脫之地而今反以按査者據實登聞之事欲
與對卞自訟之際無一明白詭事之外專肆噴薄此
誠意慮之所未到殊不知其何故也夫會査事體至
爲嚴重有非一人之見所可獨按故必使諸倅參覈
應問各人亦皆捉致營獄反復詰問期得其情實而

後已衆目所覩一字皆愼則雖欲彼此之厚薄其可得乎臣不欲與之呶呶以傷忠厚之風而惜乎其不識事體也臣才具之自來不堪病狀之近益難强實有瘝曠僨誤之慮而試以此事觀之平日見輕於人自不料其若是之甚也將何以彈壓列邑彰癉長吏對揚我 聖上委寄之德意也耶行部纔發而以此情病萬無前進之望撤巡徑還短章自列伏望 聖慈俯賜鑑諒亟遞臣職仍治擅還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金陵集卷之七

金陵集卷之八目錄

疏箚

三度呈辭加由後辭吏曹判書疏
辭知中樞府事疏
辭吏曹判書疏
再疏
過都政後辭吏曹判書疏
再疏
辭藝文館提學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三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吏曹判書疏

金陵集卷之八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疏箚

辭加資疏

伏以臣得聞本月二十日次對大僚白用久次各加資級蒙賜允可而臣亦濫與恩榮自天里巷動色撫躬兢慙莫知報稱人之行己所愼者辭受之合理臣之事君所難者始終之自全負乘之戒自古已然臣子之行尤宜謹此臣頃侍 先朝屢承聖訓今玆懇辭亮非虛飾臣伏見朝廷自近年以來尤患官濫人

乏議者但知其然而不思致弊之因盖由凡所推擢便成一例　上每以履歷門閥爲用人之階下則耳目習慣仍謂所得爲當然而自居超衆非常之士未聞有不次聳勸之舉而如臣愚陋者時或濫竽而得之雖其名器曾不自求在於物情豈盡乎允夫正卿重秩也三代官制九卿文於三公而漢唐因之大卿正卿皆爲九寺之長至先宋故事則又以正二品待太尉叅知政事我　朝爵品雖與中國沿革不同大抵倣效而爲苟非器識才猷洽然爲搢紳所推重者則莫或居之其難其愼槩亦如此臣以才以學兩無

所當自分爲明時無用之物庶幾遲廻閒散以安孤
拙益讀未讀之書以畢餘年區區至願於此足矣甞
爝之照豈可補於大明駑駘之步莫宜先於羣駿而
徒藉父祖之餘蔭過蒙　兩朝之殊遇寸功尺勞都
无可記淸官峻秩節次推遷鵜梁久已貽譏蚊山未
足喩重踈才綿力非不自知甚明深恩洪渥誓欲一
報而退荏苒至數十年之近恩愈重而報愈蔑學益
荒而官益盛自顧初心曷嘗至此中夜追惟亢悔百
端升高者必顚酌滿者易溢理之常也及至上辱
聖簡旁招物議下墜家聲顚沛已極則　聖上雖欲

曲費造化安可得也臣雖欲復收桑楡无以及矣臣
情到此亦云慽矣臣曾忝內閣有起居則謁之時叨
經筵有顧問則對之如 國家有往役則赴之雖散
居下秩退處田野將不以頃刻而忘吾 君何必進
一步增一級然後方可謂用之盡哉欲望 聖慈諒
臣悃愊特垂仁惻將臣新授資秩亟命收還俾公器
重而私分安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加資後辭禮曹判書疏

伏以日月不淹 貞純王后 祔廟禮成賀儀誕擧
仰惟 聖慕遇慶益新臣於今番敎匠之役職同例

兼義重終事雖不敢爲辭遜之計而其與諸臣混被
陞資之典則此臣之所不料也臣性本愚闇無所知
解董役諸事一皆仰成於都相藉力於僚堂不過費
如干時日而工亦告訖其不僨事者幸爾安有賞之
云乎哉且臣陞擢屬耳纔歷一階又進一步冥升至
此驟躐至此臣心之惶惕猶屬一已爵賞之猥屑夫
豈細故古之明王不惜車服旌異之寵以勸羣下而
於其所不當施者雖嚬笑之微亦愛焉書稱懋賞而
必曰試功以明故乃言可績而罔功不奏也伏願
殿下諒臣悃愊亟收臣新授資秩俾恩典重而私分

安焉臣方治疏將上矣此際伏奉春官除命此時此任實有往役之義顧何敢飾辭例讓而臣自日前重得感冒彌留作苦實無供職之勢而大禮當前義難言病忍死趨走亦不能專意醫治矣將事之夕過觸風寒又失節食之戒胷膈痞塞呼吸俱碍胃土先敗而藥飮不下痰火漸熾而浮熱衝上委頓床席轉側須人顧今陵所改修之役事體至重期日且迫而以此病狀萬無運動自效之道私心悶隘如添一病嚴畏泯默終底狼狽不若以實早陳之爲合於事理玆敢不避猥越仰首疾呼亦望趁卽變通以完重役

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崇政疏

伏以臣於今番都監之役猥陳疾病實狀冀幸辭免而　聖批蘄許飭牌屢臨自惟往役義重規避有罰且臣子之道一息未泯則皆當趨走效力之日故黽勉承命强策赴事自始卒工僅十餘日矣忽伏見別單下者董役諸臣皆被恩賞而臣名亦在升秩之中受賞如罪匪福伊殃未暇爲一己之憂重以念朝廷之擧措中夜起坐殆不能寐也臣本無狀致位至此涯分溢矣昌明哲之戒犯道家之忌居常無故已多

踧踖矧茲 恩命豈其所堪一歲之中超遷大夫昔人艷稱而臣則四朔之內三遷其資矣無才無德滚到公卿三尺之童亦知嗤笑而臣則不可但以無才德論也除非臣死期將迫則或有他天殃人咎也耶陵役重事也其在常分固宜自盡設有勞勩不過職耳況臣病餘精力無由自效董役諸事俱居諸臣之後論以邦憲合被譴罰而崇班峻秩驟加於千萬物情之外冥升無利悪步將蹎是豈 聖主所以愛惜嚬笑保全臣下之道也近時耳目習慣俗例者於爵賞尤甚官秩之驟躐賞賚之過厚日加月增積小成

大人皆以所得爲當然而不復知懋功賞愼名器之政寧不惜哉唐李絳於十年之間三遷至宰相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時人譏之或稱以十年宰相或稱以二朞宰相二朞與十年比臣之四朔三資則其驟徐何如也明洪武永樂之間名臣宿將多有矢石暴露之勞間有元勳重臣賜宴酬功而其所賞賜不過金銀幾兩綵緞幾疋至於爵級則絶罕而僅有後人稱之以爲功罪之明嚴非宋元所及今則片刻奔走之勞一時監董之功皆可以辱命德之器而徽崇高之秩前例所載則　上不欲廢一疏卽出而下亦

自安雖曰其人皆堪此位論以官方失之多矣臣尚記 先大王盛際人才之望勝於今時遠甚而廟堂薦人或疑於太驟則每以老其才用之之意止令勿舉其遇賞典時有加資屬耳之人則輒以他賞代之愛羣下以德之意藹然於顏色辭令之間當其時人不以得官爲喜而以惜福爲感此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臣以性則疎懶樂閒以跡則孤拙無援自分爲明時冗散之物庶幾優游自在免受躁競之謗以保身爲報國竊有慕於斯言而今反急進驟升至此之極臣之本心無以自見然亦爲臣一身之私若

自底狼狽而止則雖令身骨糜粉更何所恨而致使
堂堂爵賞緣一人而褻啓後日之弊將有鄙夫小人
僥倖誤恩以圖叨進者必以臣爲口實恬然不知恥
而知懼則非臣十死所可塞其責而謝其罪臣思之
及此益自驚怵寧受逋慢之誅而不敢爲冒膺之計
也古之人臣不苟於居官量而不可則必辭乃已朝
廷亦察其誠意而成其進退之節此事之不講久矣
當官者每以例疏讓之 上亦以例批應之誠僞虛
實混無辨別臣若以此一事積誠仰懇終蒙我 殿
下哀憐許可之澤則臣身之與榮朝家之美事豈以

一資侈一人之比哉臣荷 兩朝罔極之恩夷險燥
濕必欲圖報而誠以荐疊之誤恩前所未有未蒙收
還之前皆是賤臣招災速辜之日又有朝廷日漸輕
下之憂玆不得不刳瀝肝血冒死呼籲伏乞 聖明
諒臣至懇察臣苦情亟收臣崇政新資以安私分以
重國體焉臣無任屛營祈祝之至

再疏

伏以臣於日前猥上辭本乞收新授資秩文不能達
意嚴不敢畢辭而自以微誠所賫上天必格雨露陶
甄無願不遂庶冀鑑諒攢手顒俟及承 聖答兪音

尚靳如非臣之苦情至懇初不關聽於 聖聰則抑
以臣爲當官例讓猶有可堪之勢也此莫非臣忠誠
未盡言行不孚之罪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微勞小功
躐取高位此必可辭也而敦匠賞加已成故例臣不
敢復言也無才無德滚到公卿此之謂灾也而平步
徐進人不甚爲異者世亦有之臣不敢復言也而至
於四朔之內三遷其資再變其品求於今而未覩求
之古而不聞臣以無所似之賤當不常有之恩以臣
之心度人之議已則近而同朝之憂歎遠而八方之
譏笑宜如何哉臣自少應舉專爲祿仕之計及其出

身事　君筋力爲禮趨走爲恭槩其平生初非以禮
進退之人又於近日實無爵祿可辭之義今於按例
賞典之下固辭而堅執慢命而抗恩者豈有是理哉
上以念朝廷之爵賞下以思身家之憂虞一恩之誤
終啓後弊眇福之灾如執左契此其中有甚不得已
者存耳昨日今日一疏再疏若不知義分之嚴畏奏
御之瀆屑者是則臣之罪也然若以此而早伏刑章
則猶有愈於貪榮冒進終棄於公議自陷於灾禍也
倘　殿下念之及此必不待臣言之畢而思所以處
臣之道矣廟堂臺閣意謂有劾正之舉而靜俟屢日

漠然無聞臣不得不冒死更籲於天地父母之前

伏乞聖慈俯察血腔亟賜還收毋致聽聞久駭又

使一物之賤得以守分自安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

屛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判書兼陳西路事宜疏

伏以臣去國萬里昔者雨雪今焉楊柳矣復命之日

屈指以計竊自冀一瞻天顔重聆玉音退而塡壑

更無餘憾匪分之職忽地來撞積瘝之疾中路添劇

此事亦不能諧戀結之極有淚如瀉今臣所叨之職

卽古所稱天官冢宰也得人與不得人世道隨之然

今爲輪回厭避之窠下之所以祈免者如縛求解

上之所以致之者急於充位而不在任賢除非情勢

之至難堪則以圖免者爲非愚則妄論去就於今日

其難矣哉然而才不勝任則退病難堪事則退人臣

之節也此而冒進廉恥遂喪臣以言乎才則自少杜

門守拙罕與人接崔祐甫之盡收時望吕蒙正之廣

加採錄固無論已每於班行公座三司出入之官識

面者未半至於武弁一不通其剌謁試以今行言之

武倅之來見者或認以文南而起而迎拜爲傍人笑

非一而屢聞人論政注利病茫然不知爲何語奕碁

小技也有終日傍觀而不知勝負者性之所蔽也以此至聾憒之人處莫重銓衡之地勢將徒按官簿盡從吏口而已設官之意豈如此哉以言乎病則臣素禀虛薄氣力孱劣不足語其任重處劇而加以冒寵已極理宜受灾年今向衰又且善病有痰有火有風有濕深房溫堗省思息慮則愈否則加焉近又冰雪長程受傷甚多不習水土胃氣大敗外氣闖入頭眩眼暈墮席昏昏不省人事然此猶如溺水纔拯之人喘息未定而呴嘘掩覆生意可回最是左臂掉戰不能運動頃自闕下擔曳歸家轉益加劇此醫家所謂

半身不遂之症悪則頃刻死遲亦非時月所可效者也此病未瘳則將無以供此職此職未鮮則將無以調此病不然而强策勞動欲爲奔走之計則一物之甆非敢自恤而豈不有欠於愛欲生之之 聖德也哉臣自叨此任知舊之來見者皆謂君於銓地旣無情勢謂才之不逮則涉於例讓謂病之難强則嫌於支離皆不足以動 聖上之聽而信當世人之耳目此言可發一笑才旣不逮病又難强豈復有大於此之情勢也耶此時銓任之難夫人知之而未聞其一有遂志者良由於 殿下束縛致之彼豈皆貪榮而

然哉下則量已而入上不強其所不能此臣之所願
聞而未聞者也臣若積誠祈懇獲蒙我 殿下終始
全保之澤則臣身之與榮朝廷之美事豈得一庸吏
判無補於公無益於私大則僇辱罔測名節隳壞小
則積困辭說身世疲惱將使舉世無一完人之比也
臣以此爲鐵限以此爲大防決不敢爲冒出之計伏
願 殿下哀之憐之亟速遞改毋使臣犯屢瀆之罪
亦毋使聽聞久駭焉臣來自西路民情所關有所仰
達者矣薪島設鎮來頭之效害便否有難預度其如
何而沿邊民邑最被難支之弊不但沿邊爲然一路

亦不無均受其病之慮簽伍繹騷之餘農作方始而
驅此南畝之民在在山上督伐材木伐材而輓下輓
下而船運計其役民當費數三朔内外此既非目下
切急萬不獲已之事則不時使民誠極悶然邑倅之
見臣者無不言之民人亦皆遮道呼訴冀其 上聞
於朝廷然旣別遣咨官轉聞彼中則今不可中輟臣
意則新僉使姑爲留住於彌串材木輓輸廨宇營建
之役待秋成舉行實爲西民一分紓力之道且以民
戶募入事言之募入之民實戶少而破落戶多諸處
流寓之民與金店罷後狼狽失所之類舉皆願入而

稍實者如避死地如此則不但無益日後兩界之生
事豈可保其如前而已也外此營建之費頗甚張大
支放之需出處無策道臣亦以爲計其假令當得累
鉅萬而以今松政以今財力俱難措處云古人所謂
臣恐寇未至而民力先疲者政謂此也此亦分付道
帥臣官舍則小其制度財力則務從節省而募戶之
際必以有根着有恒業人使之入居必精無雜寧徐
勿亟實合事宜臣初欲上殿陳聞而未果玆敢尾陳
乞下臣疏于廟堂俾卽指揮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
仰聖屛營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古昔君臣之際有言必信有願必遂下無虛僞之售上有誠意之孚迨乎後世之凌夷無復古人之彷彿王安石之言曰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才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不集於事功必重罹於疢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臣嘗讀而悲之日前臣疏悉暴衷懇自以無毫髮假飾皇天可質而及承 聖批不賜鑑諒 殿下豈以臣才或可堪病或可强而一疏例讓非出眞情抑以爲雖無才矣不害於充位有病矣姑使之驅策畢竟之債誤顚沛未及下察而然耶記昔

甲寅年間廟堂以臣薦擬三銓惟我　先大王臨筵教曰予觀此人不媚政注吏曹非其任也還給其望其後又　下教諸閣臣曰某也氣力短弱又未諳世情而時欲掇拾古人緖論妄與時政得失置之權要甚有敗闕之慮予之以國子區處者爲其人早爲所之意也臣於　先朝久侍近密榮寵恩遇同列少比者而幸以謹拙見稱於人不陷大過前後世變之層出閱歷至多風波畏途傾檣敗楫之過乎前者指不勝屈而臣之一身臣之一家至今粗保而無恙者臣誠何術而致此哉　先王之深仁厚澤如山如海頂

踵皆賜尺寸亦恩而語其大則曰不置柄地避遠權
要而得之也臣每中夜無寐莊誦 聖教自不覺涕
淚之汍瀾也人臣之義必曰鞠躬而盡瘁報國之道
先自此身之全保臣雖無狀自朝廷視之猶是故家
之遺裔簪履之餘物强其所不能責其所難强使之
永孤昔年之恩造任取他日之狼狽不加矜恤則天
地育物之心物各遂性之道豈如是哉臣之冒出肅
命一再行政果不得已也積遠之餘誠切反面且值
動駕與 親享有命之時不敢爲更瀆之計而量臣
之才度臣之病處重任而當劇務不待智者而必知

其顛沛隕絶 國家寧失一銓官不可無生成終始之人顧今鄉班才彦濟濟何患無踰於臣堪其任者而必使至庸侗至無能者苟充而督策之也臣誠意淺薄旣未能一言蒙兪徊徨屢日不知所出而獨此上陳一事追念恩德銘在心肝理宜陳聞於 上或幸其開悟感動臣言到此寧不憾哉臣之醜穢病狀續續登聞極知其萬萬悚惶而左臂之不能運動乃是必危之症近又毒感倍添遇冷則傷冷遇風則傷風頭目眩暈食飮全却昏昏床席坐立須人目下所見實無時日內供職之望堂堂銓衡之地非臣養病

之坊則國體之苟艱臣心之悶隘當復如何知臣者莫如 君宜蒙盡燭如子之望慈父不憚屢籲伏願殿下體疇昔愛以德之遺意念前代交孚之際謂臣言之非飾而夬賜遞改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持平柳遠鳴䟽後辭吏曹判曹䟽

伏以臣於銓職極知其萬不近似行將僨敗而䟽凡再上兪音尚靳積犯遠慠恐重得罰黽勉承膺亦且屢月矣臣始受命惝怳兢惕必欲辭免循牆之心殆甚於宋鼎之銘矣既而竊思之才之不堪自知甚明

而自古當官者莫不以此爲辭至於今便成例套雖
以 殿下之知臣未易將此遽期攀褫且病未及死
臣子之義皆當奔走而自效容俟醜拙畢露得蒙自
上之照諒與言地規責之論紛然自至則但有早晚
爾不患無可去之時也寧以不肖而見斥不敢自疎
於明時者臣之本心於此可見矣臣所欲起而天實
廢之誠所願竭而力不副焉作一支離漸至難醫臣
情到此可謂極狼狽大可悶矣臣於年來病情奇怪
閒司漫職時或行公而蹣跚喘汗常不及人方未五
十自視如癃老實無任重處劇之望而近又遼薊長

程冒風雪歷險阻不習水土調將失宜胃土落下痰火衝上半身之不仁已屬必危而痞結伏積不食自飽寒熱交攻頭目眩暈唾血關格之症嘗苦一歲一二發今則一月輒三四作投劑俱難於補瀉試針有失而無效當時以爲行役餘憊適致感傷久而察之有加無減抑亦眞元漸耗一瘁不復其與前日之强壯不啻相遠而然也六部之中吏爲最重使鍊達强力之人居之常患注擬之倣錯物情之難平臣本愚昧纏此疾病京外之課績履歷茫然不記人之姓名朝聞而夕遺每一政出瘡疣百見其無瘡疣者而亦

不敢自信以此聰明以此神氣鑑别激揚尚矣無論下之欲奔走供職得乎韎韋之士例見政官政官則開門款接察其才貌俾盡其所欲言人人雖不與官使自滿意而去亦可稱也而臣病症之中厭煩最甚酬酢稍繁則精神如醉裝束久坐不得支耐抱刺求謁者塡咽牆進而一切謝却不與之接譏謗之交萃不聞如覩銓門之古法壞自臣始臣千思萬思此量彼量惟有一遞可以全保殘軀庶荅愛欲生之 聖恩此小言之則雖似臣一身之私而大言之則天官之得失在焉朝廷之輕重係焉者也倘 殿下聖念

及此其所以處臣之道必不待臣言之畢矣臣方欲以此搆疏祈懇之際得伏見憲臺柳遠鳴疏本則命意所在專以建極蕩平之治仰勉我 殿下而至以謂銓擬排比非不絢素之交錯沉屈向隅罔念枯黃之相望恢公之擧寥寥無聞循私之風滔滔皆是末又惓惓於規模之隘塞氣像之不好其言雖無指的夫人皆可受而爲藥石况目今在銓者其敢恬然若無聞已乎臣雖受任屬耳行政則多以居常愧懼之心而觀之則有若專指臣身而發以無所不到之慮而度之則亦安知近日之政之不有碍於公眼也耶

勤攻之來有改無勉進退之際有綽綽而無悻悻臣
嘗奉敎於古之君子而心所不安理宜自引此而無
恥人將謂何召牌屢臨冒膺無路短章陳列仰瀆
宸嚴伏乞　天地父母亟垂憐察將臣見任特賜鐫
改使螻蟻微物得尋再生之路幸又得免於貪榮冒
進之誅則於公於私俱萬萬無恨臣無任瞻天望
聖屛營祈懇之至

因都政新除三邑守令罷黜自劾疏

伏以臣於日昨前席猥陳微懇言不能達意嚴不敢
畢辭而退猶攢手中有餘祝其情之急迫倍甚於大

政未過之前際伏見廟堂草記下者今政中新除邑
倅三人幷爲改差仍有口傳差出之命臣益自愧恧
罔知攸措自前僨謬之外又添一事去就已定今無
更論而臣於此自以有區區斟量不至全誤又於差
遣義難冒當苟有所懷不敢不陳跡則涉於自下臣
甚惶悚意實出於可否人或恕諒孟山之下世義利
原之具錫夏地雖卑微一則以勸勵觧事見稱於世
粤自　先朝知名又嘗守令除授之承傳一則臣所
擧知而人果剛明前任全羅中軍多有修擧曾經道
臣及近邑守宰皆詡其極有治績臣於今政徒按官

簿僅循常格無一拔例之可見者而得此二倅方以擇差自多大臣謂之不擇差臣於此豈敢自信已見不爲之自反乎虛司果之多出雖甚可悶此是每政之所難免者且以銓格言之亦不可全然拘此而無一闊狹陰城新倅雖非吏批實窠而人頗了了年限已至如渠地處者皆得一縣而渠獨向隅蓋緣其家不能如向日全盛而非其人之不足任百里也臣兼以是憐之向言於大臣則大臣亦爲肯可故臣果不疑而擬之大臣謂以非格其言出於爲官方疏滯之意臣亦自覺其所失非細矣此莫非臣辜恩債事之

罪臣固自知尚誰咎哉臣竊自幸近日廟堂惓惓以
擇守令爲先務以奏以啓幾無虛日論責政官又非
一二官師規警寥寥無聞掩覆顧忌弊習已痼而今
緣臣之冒叨匪據使得以　殿下之所不聞者時時
而聞之未必不爲國家之補在臣之義固當拜受之
不暇而第念守令爲生民之本銓地以鑑別爲重爲
政而不知人如賈不知貨工不知器將何所藉手而
爲也臣呈辭蒙遞之前又此仰懇極知其猥疊屑瀆
而卽此一事可見其物情不平臣不可冒居此職不
待兩言而決矣若以爲此是朝廷相警之美意政官

不必以不擇人爲愧理不當自引云爾則此所謂士之無恥而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臣豈敢爲此臣豈敢爲此伏願　殿下諒臣言之出於衷曲亟賜遞改仍令有司議臣當勘之律至於尸政則使他堂舉行毋致成命之久滯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望　聖屛營祈懇之至

三度呈辭加由後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世道之汚下朝象之渙散人心之惡靜喜譁莫今時若雖使山濤爲吏部何琬佐之其將曰戞戞乎難哉臣有何鑑識可以甄别賢愚有何德量可以鎭

壓物情而因仍蹲冒若固有之居然至半年之近者
臣雖愚迷亦具省覺豈全無商量與分數而然哉權
要之地雖以辭避爲節君臣之義惟當所在致死且
觀近日紀綱頹墮占便成風辭榮高蹈未聞前輩之
美事竊銜便去已成流俗之弊習　聖上欲如策勵
羣工矯變痼弊宜先自貴近始臣雖無狀自他人視
之不可謂之不貴且近矣故才不勝任而不敢言才
病難堪事而不敢言病抱羞忍死跼蹶趨走今則大
政纔過瓜限已滿瘡疣百出情勢又苦臣可以言去
而無嫌　聖上亦當垂憐而保全之矣臣於大政入

侍之日親承 傳教惓惓以初仕守令之擇差爲飭
香案密邇十行諄勤明馬文升爲吏部尚書明年當
大計天下吏 孝宗皇帝召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覲
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以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
圖治至此宗社民人之福也敢不仰承於是陟賢者
幾人黜不肖者幾人後史稱之今 殿下之飭臣者
與 孝宗之諭文升無以異也而未知臣能陟賢者
爲幾黜不肖者爲幾司直之論方且靜俟而廟堂之
啓絡續登聞臣之情勢之決難冒居旣具前疏伏想
殿下已盡諒察不待臣言之畢而亟思所以處臣之

道矣臣進由科目又無人望平日言行未能見孚於
世立朝進退全無可觀之節臣之自期人之視臣初
不議到於高位重任而徒然以門蔭履歷節次推升
以至於此然念天官重務别於諸曹不可以千不近
如臣者萬不似如臣者苟充尸素使衆情不愜四方
嗤點臣之一身狼狽縱不足恤如有因此而議　聖
明爲官擇人之政則非臣十死所可贖其罪而謝其
咎臣思之及此益自怵畏寧使斧鉞在前嶺海在後
決不敢爲久冒之計也以臣身言之旣不當長處柄
地以國體言之亦不宜偏任不肖斷斷此心鬼知神

臨 天地父母寧不諒只三度恩由出於格外臣心慤迫如縛者之求解擔夫之思息如纍人之望赦情有所至切言不暇自擇伏願 殿下憫之惻之亟遞臣職以安私分如臣言一毫近似於隨俗占便之意則仍令有司嚴行勘斷使朝綱肅而具僚警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屛營祈懇之至

辭知中樞府事疏

伏以臣直是庸愚疎闇之人耳當事則畢露醜拙任職則每致僨誤政注欲公而見識之不明自速物議言辭宜遜而辨論之欲詳反欠敬禮謗臣者謂以自

恃之過勉臣者謂之淺狹臣方受以爲過之不暇而
薄罷未幾 恩旨遽降私心惶恧益不知措躬之所
也臣於蟄伏鄉廬之日宿痁復苦爲尋醫治間入城
洛而當此日候之漸寒頑痰衝上頭眩苦劇重以唾
血頻數神氣薾然委身床席作一籧篨雖是閒漫職
司實無自力趨膺之望實狀如此臣豈敢飾辭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疾痛之極思欲必呼徑尢之餘亦
願自伸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亟賜斥免使之還他
拙分調息自在仍飭選部勿復尋擬使當官辜負者
有所戒焉公私不勝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自頃大政以後便作一辜恩僨事之臣進退無所據公私皆狼狽苟如 聖朝不欲全棄復召驅使於閒漫職司與筋力可效之地則臣不敢更提旣往煩瀆 宸聽而至於銓衡一步廉防甚嚴迷執已固曾未半歲乍解旋授有若臣可以强顔復出者然臣誠惝怳失圖不自知措躬之所也臣之千不近萬不似之狀前已悉暴情已窮矣辭又竭矣 聖鑑之昭在而國人之所知臣不宜更有上陳而第臣目下情勢有同鐵限有不復冒沒於此職者臣本才識俱

乏聞見不周前此行政瘡疣百出守令生民之所係而不能擇差格例銓家之所重而或有放倒廟堂責奏亶出於愼官人存公體而兼欲其警使知之也緣臣狷隘重速罪譴 筵奏勘罷雖出公格廟啓事體嚴於臺劾臣之前疏至以士之無恥與小人之無忌憚爲引者此其心有甚不得已者存爾臣之決不可再叨久與臣心爲誓亦言於朝中知舊者屢矣臣雖欲厭然自揜貪榮冒進其柰衆耳之皆聞十手之所指何哉以臣自量度人議已則有百可引無一可蹲愚不勝任此不可也情勢甚苦理難强迫此不可也

平居語人欲冀其久居榮官常情也俗態也而聽於
大夫輿人之論則無論愛臣不愛臣皆以卸免爲得
計而仍冒爲無恥是豈無所以而然哉此不可也鑑
識不明已多仰累於　聖明爲官擇人之政此不可
也然其所失只在格例勉勉做去猶可自補於後則
雖使身骨糜粉其甘如薺而自知才識萬無其望此
不可也五者無一可而猶復貪冒則此是道理之所
不當然事勢之所不敢出臣之此言專由於重名器
存廉恥之意非獨爲一身之私而已臣受　國厚恩
夷險燥濕不欲自擇召牌之下豈俟駕屨而不當進

而進進爲不恭寧以遠慢得罪於有司誠不敢壞毁
四維終見棄於公議也上天邈矣無一物之不遂人
君則之有其願者皆成伏願　殿下察臣危苦之情
亟賜允兪俾得避遠榮要安分自在微諒幸而得遂
殘軀隨而獲保則臣當銜感知恩隕結爲期臣無任
瞻天望　聖屛營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國家用人之道必以勵廉恥爲務人臣事君之
義必以謹辭受爲節如或上而强其所不可强下而
冒其所不當冒則此所謂病于其國累于其身將何

以尊朝廷而示四方乎臣於日前罄吐衷赤仰籲
宸嚴謂宜即蒙準許批旨旋降誨諭備至臣固當蹐
蹶不暇而其心所迫不得不再申前說瀆擾之罪實
無所逃當初廟堂之論啓實出箴規之美意不如是
何以共成國事然自臣而言則其心愧悚將無以對
人此恕而言之則昧例也不審也而不然而雖謂之
惟意放倒臣又無辭此不可但以一時做錯論而畢
竟薄勘亦不當罪微末庶官有一於此足可爲一遞
自伸之資臣雖無狀顧其職則冢宰也居六部之長
任激揚之責而廉防之重壞自臣身則此不但爲一

人之狼狽竊恐淸朝羞恥莫此事若也臣荷　兩朝不世之恩前後兆攬已踰涯分而有除輒膺生死向前者誠以目下姑無可言之情勢今則醜拙畢露愆尤自知若於處義之際又得疵議則人之視臣益復輕蔑題目之出物情不服其害終及國家而後已若然則臣之以銓地爲鐵限者其言豈過也哉顧今銓望爲十人之多會經新通而無故可爲者不患無人未知　聖簡奚取於如臣之空疎庸碌溺職僨事者而一歲之中再授其任耶似此不可强不當冒之狀聖鑑臨下仁天在上犂然之恩知在不日何待臣之

費辭煩陳而第臣狗馬賤疾至危且苦上熱咯血半
身不仁等症已屬必危元氣落下浮火衝上補旣不
可瀉亦有失雖其形殼僅存未能盡謝人事職務所
縻末由長入不起而顧其中則直一未冷之行屍耳
近因日候之不適重得傷寒之疾痰盛而生熱熱止
而寒劇食飮全却嘔吐頻作轉動須人不自收拾見
今貌樣實無時月內出而供仕之望臣之前疏未及
仰暴者誠以輕重有在而醜穢症形又不敢上聞淸
嚴然念疾痛必呼人之常情怵畏自阻因仍不發以
至終凳於此則不但瘝曠職事厥罪甚大抑恐報答

洪私永無其路臣情到此吁亦慽矣人之所恃而行世者內而方寸外而筋力耳心所不安病又隨之此所以左右思量不知所出更冒萬死有此上籲者也臣之晝夜攢手者惟在此職之一觧倘蒙　天地父母俯從所請則至願可遂心界頼安疾病亦得以除祛則起死肉骨之恩臣將何以仰答耶昪到朝房治疏徑歸惟　聖明憐而察之毋使重任虛拘公私不勝幸甚

過都政後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之今番冒出夫豈樂爲也哉怵畏義分黽勉

承膺而一出之後則又以瀆撓爲懼强策擔曳捱過
大政然其情病之不能自安意想索然門多滯客人
才未能博訪臨悉草望時至赴席做錯多端瘡疣百
出譬如小兒之厭讀書者爲長者所勸而强之則心
旣不在口隨而棘其讀不善也臣之行政何以異是
此宜有司直糾劾之論臣方拱手以竢而不意玆際
三度恩由又出常格臣於病伏欲死之中重以此事
添一症形冰炭交戰寢食都忘比之前日所陳一倍
加劇雖欲須臾自忍得報涓埃何可得也臣之於君
不顧其爵祿以維之而以其所知之爲貴亦不以徒

知之爲喜而以得其所安之爲樂自世之降此道不講分義之居先而趨走之爲恭未聞一有遂志之人雖使羣工率職四方從令而此君道所以日亢廉恥所以日頹其失之有甚於所得者多矣人臣去就所係者重不但爲一身之私而已凡疾病之難强與才力之不逮皆可去也若必盡得其鄙瑣不公之目身名大段玷累然後下可以始言情勢上可以始許一伸則身之旣敗國何由報以臣綿才以臣孱疾再經大政不可但以瓜熟言若復因仍蹲冒妨賢路而招衆議則此直一鄙夫耳臣雖無狀必不敢爲此也

斷斷此心鬼知神臨 天地父母寧不鑑諒臣每以
醜穢病狀仰瀆 宸嚴非不知猥越無嚴誅罰尤大
而目下切急未暇緩聲臣本病在膏肓精神筋力實
無奔走供劇之望而入冬以來唾血頻數頭眩膈煩
種種危惡之症日加一日寒感闖入歷久彌苦食飲
全却眞元敗脫動作須人不能收拾以此貌樣萬無
時月內束帶出門之勢若不趁此深處溫埃省事謝
客親近醫藥安意調攝則一物之甦非敢自恤而忘
生循欲必爲高人之所笑進退死生終無公私之補
益臣思之及此益自愧怵不容不冒死申懇或冀其

開允者也臣之晝夜所祈祝者惟在解此職而調此
病若於未死之前得釋蚊負則晷刻殘喘亦可輕安
感戴恩造豈有涯量臣去就則梟鴈也疾病則狗馬
也而妄恃愛欲生之恩屢籲而不知止伏願殿下
恕其罪而諒其情亟解臣職回授可堪之人毋使重
任虛縻臣亦免瀆擾違慢之罪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痼疾纏綿力不任職呈單乞免特蒙加由旋
上辭本又靳兪許情窮勢迫不知所出惶隕罔措撫
躬自悼臣於一年之內再叨銓任疏凡七八上而其

以疾痛而呼籲者亦過其半自以實狀難强毫無假飾而一未蒙垂憐之澤前後懇誠都歸於虛僞例讓而止若謂銓任國之所重不宜頻改而數遞則一經都政猶稱瓜限况臣再經者乎若謂朝著乏人姑且充位則顧今銓望爲十人之多其中有老成鍊達已試有效者此其人可授也有望實俱著新通而未經者不止一二此其人可授也臣若因仍不去妨賢路而招物議則此眞貪榮戀寵之一鄙夫耳非但臣之私情切迫而已問之於人皆以臣之必欲一遞爲事理之當然決非例疏辭官者之比而 聖明獨未鑑

諒此臣之所自傷而亦不能無憾者也且臣受稟虛
弱居常善病前時彊壯猶不如人飲食起居不能放
縱風雨寒暑不敢觸冒僅能支持得延于今而症隨
年痼氣不敵病少用思慮則唾血如期奔走筋力則
喘汗欲仆形殼雖存膏肓難醫如朽中之木其仆可
立而待也所患毒感一添於當寒大政之後再添於
太常看品之餘寒熱交攻痰嗽達夜精神昏眩食飲
專却比之日昨所陳十倍加劇若得數月或半年之
閒謝客省事專意醫藥任便自在溫調穩攝則雖不
得復如常人心之所安稍向蘇健僅可以免於顛仆

則凡有驅使豈敢更擇夷險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不才而不能稱職與有疾而未堪供仕者皆在所當止也思量已熟冒出無路召牌之下又犯違傲臣罪至此尤合萬殞伏願殿下俯垂憐察以爲可則亟賜兪音以爲不可則早降威譴毋使重任曠日虛縻公私不勝幸甚

辭藝文館提學疏

伏以臣久竊匪據屢陳血懇尙未蒙允兪之音狗馬賤疾轉益沉痼有召輒違屢煩提飭或有强赴幾致顚仆使堂堂銓部爲臣養病之坊一日在職則有一

日瘝曠之憂二日不去則有二日僨誤之慮方欲更入文字冒上　宸嚴而煩瀆是懼擧筆屢止此際又伏奉藝苑除旨臣不但短於政事尤短於文學者也此任奚爲而至哉豈以其踐歷多在詞林家世屢掌辭命而人望之叶與不叶有不足論耶臣雖以詞藝而進身本無學術之可取叨至堂言語之地居　奎署翰墨之塲每蒙　先朝之訓誨過被羣公之奬詡節次推遷以至於此而少也竊譽未免浮華而少實晩而反樸終歸迂闊而自愚未嘗篤志而爲學間因多疾而廢工古今書籍都未窺斑尋常著述漫不成

章譬如禿毫之寫字頓無鋒穎欲將鈍銼而雕器莫揜瑕痕似此伎倆非徒臣自知者明伏想 聖明亦必俯燭於前後侍講之席矣夫王者上奉郊廟之重下臨億兆之民精誠能有感通惠澤得以遠究者豈非以代撰之臣黼黻潤色凡所著祝詞詔誥之文導達發揮能盡其意也哉然而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其難其愼古人有云以臣之愚敢當此選且館閣之文專以騈儷爲重而臣於僥倖一第之後置之相忘不復尋檢宋臣司馬光以不嫺四六力辭翰

林學士古之人臣不茍於居官如此况臣之無能爲
役於光者乎 國家之置銓地詞垣將以待文學政
事之臣也而以臣之無才不文兼而有之竊恐四方
聞之將以窺 聖朝之無人也且臣病症惡煩而忌
思索於此二任一無所可而前辭未獲新命繼下臣
身狼狽縱不足恤名器玷汙夫豈細故臣於日昨觸
冷挾食宿病倍加轉動無路召牌之下末由承膺念
在內不俟屨之禮義分都虧罪合萬死欲乞 聖慈
諒臣至誠亶出衷懇幷將本兼諸任亟行鐫免俾使
聖朝用人不枉其材微臣受職不失其分公私不勝

幸甚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伏奉　教旨以臣爲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里巷驚傳搢紳竦歎叨此寵榮惟知戰懼竊念今之文衡卽中朝之大學士也諸公卿會同薦圈盖亦倣廷推之意也本朝官制將相不薦圈文衡則薦圈國之所重孰如將相而反後於文衡者豈非以儒學文章之選其法尤嚴也耶　祖宗朝盛時膺此選者皆是宿德名臣潤色黼黻賁飾笙鏞其號令制作有足以昭　聖謨

而振文風中世以後猶致遴選之難慎設官之初益
驗制度之斟酌豈有如臣至不才無文者而一朝濫
厠名之曰一國之大學士者哉臣之魯莽蹇淺之狀
頃於辭提學疏本略陳一二伏想 聖明必不待臣
之煩絮而記有之矣臣自幼少粗有家庭聞見性亦
愛好文詞時或慕倣古作家體裁而才品旣下仕宦
又早未能篤志而爲學兼因多疾而廢工六經史漢
之書未讀者居半其餘百家之全未窺斑可推而知
也釋褐之初遭遇 先大王聲明之際謬蒙奬拔驟
玷淸華翺翔乎圖書之府周旋乎講討之筵得以囿

沐於陶鑄作成之化竊覸　聖意追念先臣之契遇至引不肖而假借非以臣之文詞學術可以儲望於文苑也至於館閣騈偶之文尤無宿工每當製敎之任猶不能稱塞曾侍淸讌時蒙褒許而每以讀書不富終非副急適用爲敎今之諸臣亦或有承聆者然此亦曩時事耳其在于今衰懶已甚舊學都忘新得不績文思日以凋耗筆路日以蕪絶平日之略存胸中者今皆空空爲沒字之碑不但臣自知甚明朝中輩流皆不以能文見待方思解官歸休更得十年之暇益讀未熟之書則雖不如蚤自得師而猶賢乎無

聞而死豈料此志未遂遽叨此千萬不近之任哉文章關盛衰汚隆之運主其柄者卽文衡是已得其人則文敎興不得其人則士風頹一官之得失而世道隨之嗚呼不綦重歟故判書金昌協之辭文衡曰大提學名雖一官實兼數器其掌辭命則古內翰之職也主科事則知貢擧之任也課試文士則　皇朝大學士之制也至於兼長國子則又成周大樂正之遺也凡一代儒林詞苑擧歸其統轄而受其型範其爲任至重至鄭臣是何人敢或昌據臣每讀昌協之書以爲此在昌協固爲過謙之言而顧其爲任如此决

非人人所可冒據苟或冒據則將使國家受害殃咎
及身以今之人物較昔之官名則其可當者爲幾而
苟求踰於臣者亦何患無其人乎彼草野而隱遯盜
竊虛名者有之矣今臣立朝本末畢見底蘊雖欲自
揜而不可得且文之爲技自有其價非人所可輕重
則廷議謬擧　聖簡誤注致使四百年名器由臣而
益輕言念及此寧不凜然且臣於此任尤有不敢自
安者文衡元無前望點下之例而昔在　肅廟朝臣
之高祖文憲公臣龍翼始以前望受點其時諫臣以
破舊例啓無前之路上疏論之臣祖亦以近於中批

屢疏引義臣祖之文章德望爲世宗匠而猶尚如此況臣之忝先百不猶人者乎前文衡旣授旋仍今雖爲會經而臣之爲當初副薦固自如也以前單之副薦誤下 天點恐非清朝之美事臺閣言議尚此寥寥何今人不及古人之至此也左右思量承膺無路此又臣不可行公之一端也玆敢披瀝肝血出聲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諒臣言之實出衷曲亟遞臣三館新除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嘗讀歐陽脩內制集序以爲朝廷之官雖宰
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
可脩引當時先輩之言作此序亦自負爲至論然而
翰林之職只出入侍從備顧問掌制誥赦勑國書及
宮禁所用青詞等文此得一能文博攷之士則足矣
至於我　朝三館之任不但以代撰詞命爲重而已
國家文教之盛衰庠序儒學之隆替專係此職之得
人與不得人名望雖高而著述無稱則莫宜居也詞
華雖富而學問未醇則不可爲也臣浮華小技不過
進身於科目荒嬉半生未嘗藉手於儒術樗櫟散材

徒辱　先朝之恩遇簪履舊物過被今日之收錄寸
功尺能都無可記淸官美職安坐自取至於今番所
叨新命而玷辱詞苑貽羞士林無復餘地臣於此未
暇爲一己之憂重以念朝廷之擧措殆將繞壁而不
能寐也卽者館錄已完都堂會圈又有成命而圈事
文衡主之其選至重其事至難况今　聖學日躋於
高明三晝頻接寸陰是惜須得深嚴宜處之儒盡啓
沃而期致澤以臣鑑識之不明聞見之不周顧何敢
冒出而承當也哉臣歷事　兩朝致位崇顯前後匪
分之來率皆不量而出一未敢爲逡巡之計者誠以

身非自有生死向前而至於此職地望自別授受宜
愼托之以夷險不擇則傷於義諉之以趨走爲恭則
欠於禮思之也已熟量之也已審隆批鄭重召牌屢
臨而不得不更有呼籲期於得準而止也伏乞　天
地父母念重任之不宜虛拘諒至懇之未可終拂亟
遞臣新授大提學之任以幸公私千萬幸甚

三疏

伏以臣再上封章乞收除命伏奉　聖批未賜允兪
召牌屢臨承膺無望微誠所齎兢惕愈切臣竊惟人
主之使臣患未察名與實而任之欠綜核之政人臣

之就職患未量才不能而居之致冒昧之譏此自古
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共難而未有如賤臣今日之所
當者也設官分職將以量才而授能非欲榮一人之
身也銓部當用政事之材以責其淸吏選愼考課至
於三館則宜得草創潤色學問博雅之儒掌詞命弼
文敎勵學官端敎條以賁右文之鴻化有文學而無
政事不可以任銓部也有政事而無文學不可以任
三館也況如臣之無文學無政事者於此二任兩不
可萬不似而忽地兜攬有若龍斷罔利者然　上不
察名與實而謬授之下不量才不能而濫受之則是

必病于其國累于其身公私何利哉臣學不知方才非需世初無交遊聲譽之藉又乏朝貴攀援之力而前後簡拔皆出 先王念舊之聖意且自近年以來荐被 恩眷驟躐崇秩久處柄地不衷之服方以灾身爲憂而怵迫嚴命戀結明時雖不敢卽決一退然其如集木之心未嘗一日而忘矣自天新命又出於千萬物情之外廷議之擧臣 聖意之注臣臣固知之於銓部姑令其承乏於文苑殆類乎世襲非謂臣眞有官人華國之材也然而責蚊而負山强聾瞽而視聽於聲色不待智者而必知其不能矣 國家所

重莫如銓柄文柄而一朝畀之於如臣之決難堪承
者而使之效職分之萬一則僨敗之後雖悔曷追我
朝文衡之任視冢宰尤有重焉學校以興德義一重
也科舉以進人才二重也標式一代文體期致嘉祐
之多士三重也遴選之法視他官最嚴銓任寧可數
遞而頻代文衡則不然得其人則薦不得其人則雖
十年虛其位而不薦未可謂曠此書所稱官不必備
惟其人之意也文忠公徐居正之不薦金宗直故大
提學趙觀彬之久不薦代而曰吾硯無可傳人云者
至今稱爲美談得其人而不遽薦無其人而不苟薦

皆出於難慎之意也况今番前望之點下其例絕罕差代頻仍又在二日之內臣心之悚懍若驚姑無論四方聽聞如有以毫髮議朝廷則玷名器而傷事體當復如何哉此臣所以添一難安寧被逋慢之誅不敢爲冒進之計者也祭文製進一時爲悶而情窮勢迫坐遠至此非敢效古人之禮辭而卽其拒忤明命罪戾甚大伏乞 聖上念名實綜核之道卽遞臣本兼兩任俾臣得免於冒昧就職之譏仍令有司嚴行勘斷以肅朝綱以勵臣分焉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久據銓任宜遞不遞梁鵜貽譏池鳳久蹲於
焉之頃儲窠之月又迫矣臣始叨此任屢上疏辭備
陳不堪之實狀而未蒙允許竊以爲　聖意將欲試
可無怪其然及夫大政再過瘡疣百出而猶不斥退
則彈章雖曰未發物情轉益疑怪臣雖病淹謝客全
無聞知以已度人寧無揣量顧今大政之期又近而
區區私義有不容一向蹲冒者聽於輿論亦以爲必
辭乃已者宜　殿下聽之蹔帶之褫必不俟終日矣
吏批之連當三大政考之臣曹謄錄而未有近例政
官之一經大政者必謂之瓜限已滿期於遞免有若

自伸然者此其故何也權要不可久居也賢路不可妨也司直之論不可不退而恭竢也凡此類皆在可去而下之所懇　上之所許要之皆勵廉之意也間或有再經者而以臣近年所見鮮不狼狽如臣之姑不狼狽者則此俸之不可長恃者也至於連當三政前例之所無也夫前例云者汎言之則前例也或有爲故事者或有爲著式者推而大之仍成金石之典者亦有之矣我　朝立國久長不但　祖宗之成憲具在前輩名碩居官進退之已例亦在士大夫按而行之則耳目甚慣耳目不慣則物情不服目今才彥

林立可任銓曹者不止臣一人以 聖明體下之德
何必强而行耳目不慣之事使物情不服也 先大
王治法政謨卓越前古董飭羣工未嘗以不當引之
事聽觧官職又以久任責成之 聖意或當朝著乏
人之時而冡宰之連經三政者則無之誠以權柄不
可以偏任一人且全保世臣之苦心盛德亦寓於其
中此豈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至若才具之空疎鑑
識之蔑劣人之不知者始或置之疑信之間而今則
底蘊畢露雖欲自掩而不可得狗馬賤疾雖未敢張
皇登聞而積痼之餘又經危苦之症淹淹欲死之狀

實無以束帶供劇然皆比之於上所陳列則猶屬例
套飾讓今姑略而不敢長焉臣情之懇迫於此尤可
見矣荷擔之重思欲一卸勞瘁之極亦願少憇 天
地父母寧不鑑諒齋沐治疏仰瀆 宸聰苟臣言之
爲可亟賜遞免如其不可則僭猥之誅宜有有司之
法乞卽處分以嚴邦憲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自再叨銓任凡六上辭本或以疾病或以才
不堪任皆出於萬不獲已而又於月前以三經大政
之近例所無提煩 宸聰此所謂其心漸迫其言愈

多者而每承 聖批輒未蒙許臣不勝抑鬱悶隘之
至竊意 聖上終必矜惻於微臣之事情留神熟計
以致此久而庶幾乎得遂誠願矣伏蒙屢日又復漠
然臣不得不冒死更陳之人固有厭避榮宦堅辭不
起者其人必是分義踈遠輕於去就者也不然則風
波憂畏跡不自安情有必去而然也臣則與二者不
同荷 先王不世之恩頂踵皆賜際今日清明之會
致身至此苟有毫分之可強 聖上雖欲斥遣臣則
有百進自效之義今忽退托却步遠謗避事以自陷
於辜負之科者揆以常情豈有是理哉臣之向所陳

前例云云況言之則前例也而在臣一則爲廉防之所係一則有妨賢之嫌恐致耳目之不慣而物論之不平也臣自幼少竊見前輩長老於官職出處理有所不明事有所難處者則必問故事已例之如何而按而行之曰如此則可以寡過矣一人之連當三政此是五六十年來所未有之事臣之必欲遞免不是異事 聖朝之一番體諒亦係當然臣未敢知 殿下奚取於不肖而言病而不聽其去言才之不堪而不聽其去以至言例而亦靳兪可豈以臣望實俱隆藻鑑出衆激揚之任彈壓之責非此人莫可而然耶

知臣莫如寧有此也抑以爲此任甚重其人亦難姑且因循而承乏也則卿列之濟濟莫如今日人才之彬彬足稱盛時如臣者車載而斗量踰臣者十計而百數朝廷之廣搢紳之衆亦豈無銓事可任之人乎旣不可以數遞爲言又有此已例之可按而一向靳持出場無期此臣之不能無憾者也至於狗馬賤疾時或登聞則每以調理察任爲批此謂如暫時微恙可於旬日內待差者耳今臣之病日而不知所加而月有所加月亦不知益痼而歲有所痼痰塞血枯上熱下虛藥餌旣無其路醫人幾欲却走不食自飽甚

爲關格精神昏昧不省寒煥似此症形艱辛萬狀時
或黽勉赴政歸輒頹臥一室如未冷之屍一匙箸一
書冊之動移其重如扛鼎重以伏暑闖發嘔吐頻作
根委之深實非一時表症之比銓家故事每以迎見
人客刺不滯門爲稱而臣則自春至夏不得一接韎
韋遠方裹糧之士得官姑無論幷與銓官之面而不
得一見故怨謗隨而沸騰殊不諒二豎壓身不獲自
由京外課績文蔭履歷又皆朝聞而夕遺前後行政
顚錯甚多具眼者見之莫不嗤笑其有累於　聖明
官人之政者大矣閒司漫職皆有事務之不可曠廢

者況玆銓部豈臣養病之坊乎韓愈之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銓務之重非晨入夜
歸之比若不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上無以承事
下無以自立終必失其性而不足以爲名夫如是則
臣安得而不言前後情實亮非假飾臣久欲申籲而
煩瀆是懼連值齋日尚此遲延而今則政月已迫勢
難復待此宜卽速變通回授可堪之人𧶘誠顒祝恭
竢處分

金陵集卷之八